



同學們

米達爾 著

世界文學名著譯叢

同 學 們

蘇聯 米達爾著

朱孟津譯

泥 土 社

И. Меттер

Товарищи

據 Детгиз. 1953 俄文本譯出。

同 學 們

〔蘇聯〕米達爾著 蕭 歌譯

出版者：泥土社

上海雲陽路一〇八四弄八號

三星印刷廠承印・德慎承訂

31"×43" / 26開・125頁・定價八角六分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版・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字數：130000・印數：0001—4000

*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經售

上海山東中路一二八號

內 容 介 紹

這是一部以莫斯科一個技工學校爲主題的教育小說，通過學生之間的各種活動，如下廠實習囉、考試競賽囉、假期活動囉，說明蘇聯青年技工熱愛祖國，熱愛勞動，具有崇高的共產主義道德品質，以及他們相互之間的真誠團結的可貴。在這本小說中，我們見到了年輕的工長如何不倦地以自己全部的生產知識傳授給新一代的工人階級，而落後的學生又如何青年團及輔導員的幫助下成爲好學生。

作者同時又提出了一個家長應如何協助老師教育子女的問題。這正是我們當前亟應注意研究的問題，這本書的出版，希望能有助於這一問題的展開學習和討論。



同 學 們

AWT604/02

第一章

一

米嘉一早就醒了。他是被山羊吵醒的，牠們開始和母雞爭吵。一道薄薄的木牆把山羊的屋子跟小涼台隔了開來，夏天，米嘉的床就放在那個涼台上，在那山羊屋子裏，住着兩隻山羊——母親跟女兒——還有七隻雞。

米嘉還沒有完全清醒，他眯縫着眼睛，注視着窗檻上的陽光，始終因為舒服地躺在床上，同時眼前是一個漫長明媚的日子而覺得十分快樂。

米嘉照例在心中盤算着，今天哪一件事將是特別愉快的——他喜歡在早上這樣想——突然記起他明天就要離開來皮謝尼了。

他的母親走到涼台上來——替山羊換水，把雞放到院子裏。

她走過米嘉的床時，像平常一樣，立刻停住腳步，把那件蓋在被子上的，一半掉在地上的短外衣放放好。她以為他還睡着，所以不去叫醒他；自從知道他將動身到莫斯科去的時候開始，母親

就什麼家務都不叫他幫着做了。

『讓他休息吧。他在城裏還有得苦吃呢，』她想。

在這最後幾天中，他過着一種不習慣的空閒生活。學校的課程早就結束了，每逢他要做一些事的時候，心裏就想：『幹嗎？反正我要走了。』

今天是星期日，他約好在日出時和男孩子們上頓河去釣魚的，可是太陽早就升起了。他們一定已經拿了釣竿坐在河岸上，而維佳像平常一樣，正在嚷着必須把魚線扔在右面，要是他們拿蟲子做釣餌，他就說應該用稀飯，但要是他們用了稀飯，維佳又勸告他們用蟲子。『他一定就是這種怪脾氣，』米嘉想，『一定因為他老是愛爭辯，說起話來才結結巴巴的。』

陽光照在他的床背後。那就表示他醒了一共只有五分鐘，但他已經把什麼都想過了。他老是覺得奇怪，一個人怎麼有時候想得很快，有時候又想得很慢。有一次他走到學校裏去，當他經過一根又一根電線桿的時候，他的腦中掠過那麼多念頭，使他覺得非常稀奇。但是另外有一次，他從家裏到天普卡山去的時候，他却不知道想些什麼才好——任何一件小事已經足夠他一路上思索的了。

早餐的時候，母親光是嘆着氣，在兒子的盆子裏添了些牛奶。她已經習慣於想像他快要出門，這幾天天來，她安靜而憂愁地在屋裏走動。

米嘉還沒有能耐安慰他的母親，他只覺得因為就要出門而在她面前表現過份熱烈的快樂，是不妥當的。

「媽媽，我可以幫你忙嗎？」米嘉問道。「我可以到菜園裏去挖馬鈴薯。」

「用不着。要來幹嗎？」母親嘆口氣說。

「好，那就讓我把櫻桃搬到屋頂上去，要不然它們會爛掉的。」

「用不着。它們晾在風裏，不會爛的。」

「好，那我到頓河去拾水吧。」米嘉終於找到了活兒。

母親又嘆了一口氣，但不再反對。

太陽掛在遙遠的麥倉上，顯得那樣巨大、新鮮和歡樂。天空某幾個地方還殘留着幾朵夜晚的薄雲，像禾草般纖細，好像有人會打掃過天空，有幾根禾草鈎住了，就留在那裏。……

在平房的屋頂上，放着一框框的蘋果和櫻桃。窗底下，在毛茸茸的粗大莖桿上，重甸甸地懸垂着向日葵的煎鍋般的花朵。來比謝尼邊區的人民過着一種半農村、半城市的生活。廣闊的街道上長着一層又密又矮的青草，每天晚上，成羣的牛羊從街道上回到家裏去。主婦們站在門口，用各種不同的嗓子叫道：

「柳葩！柳葩！柳葩！柳葩！」

『桑卡！桑卡！』

母牛聽見那熟悉的聲音，就遲笨地掉過頭來，不滿意地哞哞的叫着，好像在說：『噯，幹嗎瞎叫？聽見啦，就來啦，』然後慢慢地從牛羣中走出來。山羊用一種尖細的、逢迎的聲音回答叫聲，迅速地奔到主婦跟前，這種態度好像在說：『啊，我沒有了您多麼難受！』由於這個討好的行爲，主婦就立刻在街上用紅蘿蔔和麵包獎賞牠們。

這種事發生在晚上。但現在是清晨，人們挾着皮包在街上奔走，工人們到磨坊裏去，卡車載着磚頭駛過。

大約一個月以前，他們着手把離米嘉家不遠的一座老教堂拆掉。被時間和石灰磨成白色的磚頭給運到市中心，那兒正在興建一個大文化宮。每逢星期日，來皮謝尼的居民前來幫助工人建築，到了星期一，教堂的亂七八糟的一堆顯著地減少了，而文化宮的牆壁就稍微高了一些。

爲了捨水，米嘉決定奔到男孩子們通常在那兒釣魚的柳樹叢去。

頓河十分寧靜，在潔淨的朝氣中，能清晰地聽見對岸傳來的聲音：兩個女人在對岸洗衣服，用棒頭在大石上敲打，一個小伙子在把一頭母牛趕到水裏去，要洗牠的後腿，可是母牛不肯走，一個老頭兒在用勺子把一隻平底船裏的水舀出來，船鍊發出叮噹的響聲，在遙遠的、幾乎接近地平線的道路上，裝着麥子的卡車發出巨響，正在把全區的麥子運到倉庫裏去。

對於米嘉來說，這一切都是平凡的，但是今天，像過去幾天一樣，他以一種完全不同的眼光打量周圍的一切：『我就要走了，』他想，『可這兒的一切還是老樣子。這怎麼行呢？』

他周圍的一切——河呀、天空呀、田野呀，對於他是那麼親切，以致他覺得它們沒有他就不能生存。他去長途旅行，到那正在等待着他的陌生地方去時，要把他所看見的周圍的一切都帶在身邊，這樣，他就什麼都不怕了。

『睡過頭了，』當米嘉拎了水桶走到孩子們跟前時，維佳說。

米嘉坐了下來，將兩條腿垂在高高的河岸邊。

除維佳以外，還有兩個人在釣魚：一個是米夏·柴伊西夫——一個非常熱心的傢伙，是大夥兒中年紀最小的；還有一個是伏洛佳·彼得連柯，他在梁贊的工藝學校讀書，現在放暑假，到這兒來探望父母。

『呵，米嘉，現在有一條鱸魚在咬釣餌啦！哇！』米夏·柴伊西夫說，快活得幾乎透不過氣來。

他站在沒到膝頭的水裏，嘴唇被早晨的寒氣凍得發白，身體微微戰慄着，可是他的眼睛却興奮得閃閃放光。

『扯謊，』維佳說，『魚鉤扎在樹根上了，可他還說是「鱸魚」。他決不會釣到什麼的：他在

用虫子釣魚。事實上應該用稀飯。」

維佳拉起自己的釣竿，在浮子上爲「運氣」唾了三口涎沫，又把它扔在水裏。

「喂，你什麼時候走呀？」伏洛佳·彼得連柯問道。

「明天。」

「不害怕嗎？」

「不，怕什麼？我會安頓的。」

「順便說一聲，要是你在那兒沒有成就，到我們的梁贊來吧。我們那兒需要人。」

「他才不要你的梁贊啊，他在莫斯科會成爲大人物的！」維佳結結巴巴的說。

「上鉤啦，上鉤啦！」米夏·柴伊西夫喊道。「朋友們，就是現在，真的，咬得多厲害呀！是鱒魚！」

可是他儘管喊，沒有人掉過頭來。

「照我看來，」伏洛佳說，「隨便住在哪個城市裏都是一樣的。比方說，對於我，目前梁贊就夠好的了。可是等我從工藝學校畢業後，我高興到哪兒就到哪兒。」

「你不可能到各處去游歷的，」維佳說。「他們要你到哪兒，你就只好到哪兒。你不願意，可是得服從。」

「可是我願意的啊。」

「什麼叫做願意？要是他們送你上庫頁島○呢？」

「那我就願意上庫頁島。」

維佳半張着嘴，要想找些什麼話來反駁，但想不出具體的話，就說：

「當然囉，那完全看一個人的觀點。」

米嘉微笑着問：

「你今年要進六年級了嗎？」

「不知道。」

「他媽媽知道的，」伏洛佳說。「什麼都是她做主。」

「不一定，」維佳臉紅了。

「你喜歡待在家裏，」伏洛佳對他說。「要是我做了你，早就從家裏逃走了。去工作……」

「那又怎麼呢？照你這樣說，我坐着什麼也不幹，是不是？」維佳生氣了。「整個家都靠着
我吶。」

伏洛佳冷笑了一聲。

○ 庫頁島是蘇聯邊疆上最遠的一個島嶼。

『家！……這也算工作嗎？』

『那你吶？』

『關於我，沒什麼可談的，』伏洛佳莊嚴地說。『我，老兄，還在學習吶。等我從工藝學校畢業以後，我們再談吧。我至少不會黏在媽媽的裙子邊。瞧，你的魚上鉤啦。快拉起來！……』

『不高興。』

『你真是個傻瓜。』

維佳站在一叢灌木旁邊，緊咬着嘴唇，看見浮子早已沉到水底，但由於固執，偏偏不把釣線拉起來。

『你們在釣魚的時候願意吵架嗎？』米夏·柴伊西夫說，冷得牙齒格格發響。

『我沒有跟他吵架，』伏洛佳折衷地回答。『干我什麼事？他是大人了，讓他自己做主吧。』

『他會做主的，』米夏肯定地說，『對嗎，維佳？米嘉就要上莫斯科去了，他一點也不害怕。要是他們讓我，我也不會害怕。有什麼可怕的呢？下了火車，就直接到廠長那兒去……』

『到哪個廠長那兒去？』米嘉微笑着問。

『隨便哪個都行。直接這樣對他說：「我受過六年級教育，懂得分數，懂得百分比。告訴我，你們有些什麼工作，讓我來挑選一個。」』

『廠長會把我趕走的！……』

『哪兒的話！他沒有這權力。你是來工作的呀。最要緊是別胆小。別給你什麼就幹什麼。別馬上回答。說：「讓我考慮一下……」』

『要是米夏做了廠長，伏洛佳說，『那麼全來比謝尼的人民都能過好日子了。』

『不，』米夏一本正經地回答，『我不要做廠長。你知道我喜歡哪一種職業嗎？什麼東西看得見，我就做什麼。譬如說，工程師：建築屋子——門呵、窗呵，應有盡有。』

『他發表這種議論，』維佳說，『可他數學祇考三分^①哩。』

『呃，我還得學習呢，』米夏辯說。

太陽曬得很熱。男孩們逐漸把他們早晨穿着釣魚的衣服一件件都脫下了來。由於熱的緣故，他們開始安靜而倦懶地交談。

睡醒的魚開始咬引餌了，釣絲不住拉到空中，釣子上閃爍着金光燦爛的白楊魚。有時候，一條饞嘴的鱸魚上了鉤，於是全體孩子就把幸運的漁人團團圍住，打量着他的捕獲物。各種不同的聲音喊道：

『哎唷！一個大傢伙！……』

① 蘇聯學校記分用五分制，最高的分數是五分。

「一公斤半！」

「哪兒的話——還要重！」

「看，咬得多厲害呵！……拉不動。」

米夏·柴伊西夫的運氣最壞，可是他並不灰心。像先前一樣，每逢他的浮子一動，他就熱烈地向他的朋友們報告，大胆地預測他就要釣起來的那條「鯉魚」的體積，但是等拉起來的時候，鉤子上連一片魚鱗兒也沒有，他就快活地喊：

「見鬼！逃走了！……」

熱烈的幻想使他不能安靜。他活龍活現地想像：從對岸水深的地方，有一條光滑的、亮晶晶的、肥胖的鱸魚正在向他游來，鼓動着鰭，越游越近，餓得要命，突然發現了美味的虫子，嗅到了牠的尾巴……於是米夏再也耐不住了：他雙手握住魚竿，用這樣大的氣力往上一拉，要是鉤子上果真有一條一公斤半到兩公斤的魚，牠準會被拉上來，摔在草地上。

「你等一等，讓牠多咬一會兒，」米嘉勸告說。

他躺在河岸上，被太陽曬得沒精打彩，一動也不想動。他用手支撐着身子，從手彎裏能望見老遠老遠的頓河，緊挨着天普卡山向右拐彎。

在這座山的內部什麼地方，一定隱藏着一個山洞，八百年前，華西里·天普卡和他的兩個弟

弟就住在那個山洞裏。他站在這座山上，手裏拿着望遠鏡——不，那時候也許還沒有望遠鏡——他乾脆就那樣站着，望着前面的頓河，望着道路，望着森林，那森林現在已經沒有了。他看見有錢的商人以後，就發出一聲強盜的長嘯，然後和他的兩個弟弟一同劫走商人的財物——糧食和貨物——把它們分給窮人。

後來，這兒就造了一個來比謝尼城，明天，他，米嘉，就要離開這個城了。

他過幾年就要回來，到了那個時候，文化宮一定早就造好了，它的牆壁裏什麼地方，會放着米嘉親自從教堂搬來的兩百四十七塊磚頭。他甚至想在那些磚頭上做個記號，以便一眼就把它們認出來，但轉念整幢屋子反正要塗上灰泥的，這樣做沒有意思。

他會帶了一隻大皮箱回來。皮箱裏裝着給維佳、米夏和所有的朋友的禮物。但最重要的禮物是給他母親的，一件非常珍貴、巨大、溫暖和美麗的禮物。

他不預先打電報給母親，可是她可能會打聽出來的……米嘉很狡猾：他自己雖然不好意思承認，然而，來比謝尼的報紙也許會登出新聞，說德米特里·符拉索夫要回到來比謝尼來，他是個什麼專家……反正是某種技術的專家就是了。……

舉個例子，回到這兒來造一個自來水廠倒不壞，這樣就不必到頓河去拎水了。但如果要搞建築，造一個自來水廠的工程未免太小……最好還是造一個工廠，取名「來拖」——來比謝尼拖